



苏北，毕业于北京大学，著名散文家、汪曾祺研究专家，安徽大学兼职教授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尊敬的岳父、岳母：

你们走了几年了？我使劲想也没有想起来。别以为我们把你们忘了，怎么可能呢。你们在我心里永远是最亲的人。我在一个随手记的本子上查了半天，只找到这么几句：今天岳母来，要到医院查查，也不知道什么毛病，唉，就是清咳，头晕，浑身无力……这一则记于2013年3月1日。大约一年后岳母您就去世了。这样算来岳母您已经去世六年多了，而岳父您则走得更早，恐怕快有十年了吧。

岳母您是个慢性子，从小受了教育，在扬州财会学校读过会计，打得一手好算盘。虽然后来一辈子生活在小镇上，可言谈举止，并不恶俗。我与爱人结婚几十年，你们总是十分体贴和理解我们，可以说十分的亲。记得女儿刚出生时，还在月子中，岳母和我、妻子、女儿，四个人睡一个房间，我睡地

苏北致岳父、岳母——

上，女儿哭闹，都是在下半夜，妻子起来喂奶、换尿片，而我正是觉头上，从沉睡中被她们唤醒，心里老大不快，不但不起来帮忙，有时还乱发脾气。可能是岳母您心疼女儿，有一次小声叽咕：“懒死了！”我听到心中很是生气，意思是“你凭什么说我？”倒是妻子懂事，对她娘说：“你不要说他。”听到竟还有帮我腔的，心中又高兴了起来。

后来我们到外面工作，先到北京，后又回到省里，你们更是牵挂着我们。岳父您经常给我们写信，要我们时刻注意，不要做违反原则的事，更不能做违法的事，之后就叫我们对女儿不要太凶，孩子胆小。

后来岳父您身体就不大好，会经常到我这里来看病，主要是喘得厉害，病在肺的。我多次带他到肺科医院和安医附院看病，都快和医生成朋友了。有时做检查拍片子，要上楼下楼，岳父您不能走（一走就喘），我就背着您来回跑，您总是很不好意思。每次病好转之后，您都会极其快乐，坐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，说：“女婿功劳大大的。”我每每听到这句话，就像工作中被领导表扬了一般，下次就更有干劲了。记得最后一次，岳父您从我这离开没几天，又不行了，赶紧住到了县里医院。我央求长期给您治疗

的专家，请他同我一起到县里去一趟，给会个诊。会诊结束，定出方案来，我还要回省里去。我临走时，您用了很大的力气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“立新不能走。”（立新是我学名）这句话说得清晰无比，我想您是拼出全身的力气说了这么一句。可是我还是走了，岳母和妻子在一边说：他还要送医生啊，他还要上班啊。您没有了声音。我则落荒而逃似地离开了医院。我知道这一去凶多吉少，果然没几天，您走了。

可是岳父您的这句话，却像钉子一样钉到了我的心里。在之后的日子，我每每想起，都会心痛不已。

噢，还有一件事，岳父您一直不知道。那天的医院，还来过一个急救的人。是个男人，被放在地下后，我出于好奇，就在边上听那些人东一句西一句的，这个男人是个小包工头，到年关了，工人要钱回家过年。可这个包工头是个老实人，上游公司一直没有款打给他，而下游的工人急了，拼命要钱。他等于被夹在三角债之中了，一发急，就喝了一瓶农药。我还没见过包工头这么讲义气的。

那个男的，睡在担架上，衣服掀着，肚子一起一伏的。他刚被抬进来的时候，后面还跟一个女的，他老婆。医生转脸对她说，赶紧交钱去吧，先交3000元。可那个妇女

不动，说没钱。她先是站着，之后就蹲在了门口。医生们于是又忙别去了。男人肚子一起一伏，口中吐着白沫，像一条鱼一样张着嘴，大口大口喘气；妇女蹲在地上，一副无辜的样子。我站在那实在看不下去，思想斗争了好久，一咬牙，偷偷跑到楼梯外面，掏出钱来，数出一千块，回来悄悄塞给那个妇女，小声说，我家也有病人，我给你一千，你再想想办法，赶紧交费，让医生好抢救。那个妇女接过我的钱，勒在手心里，也没有说一个谢字。我也不要她谢，因为她现在已经是六神无主了。

给了她钱之后我就离开了，因为你这边又叫我过去。这个事情现在已经过去好多年了，这么多年我也从来没提起过。现在忽然想起来，虽是题外话，也与你们唠唠吧。因为自己现在想起来还挺感动的，觉得自己挺了不起。不过说心里话，我还是有点私心，就是后来有一阵子，老关心家乡新闻，看看有没有电视寻人，找一位好心人什么的。可看了一阵子，没有，我也就放下了。



毕瑾，本报副刊编辑。

亲爱的外公、外婆：

你们还好么？你们好久没来我的梦里了，是在怪我吧？应该怪的，疼我一场，我却已经连续多年没给您二老上炷香了。

前些年倒是经常梦见你们，多是些熟悉的场景，旧时的味道，很真实。外公您呢，不是在自家屋场前面的大枣树下烧火粪，就是在我家屋后坪上的李子树下举着长竹篙给我和弟弟敲李子。出现得最多的画面是，外婆在屋里打豆腐，外公在屋顶上补修破漏瓦片。其实我很不喜欢这个画面，因为它每次都要以外公从屋顶上失足摔伤才结束。这重复的一幕幕似乎是在弥补我关于您是如何去世的记忆缺失，但其实是更在一遍遍告诉我，您的离

毕瑾致外公、外婆——

开是一场意外，如果没有那场意外，您还可以陪我们很久很久。

梦里，外婆您还是做着以前一样的事情。每次去看您，只要到了屋后岗上，我都要先往那几垄地里仔细瞅瞅，如果发现禾秆间有一块移动的“黑色石头”，那肯定是您跪在地里扯草，每扯好一小块地，矮小的身子都会往前蠕动一下。您总说那样草扯得快，但我总觉得您是眼花了看不清楚吧，或者腰板酸了挺不直了。外婆，您那时候是不是也觉得我特粘人，上山砍柴我要跟着，翻山采药我要跟着，下地锄草我也要跟着。您既要做事又要顾我周全，有没有觉得我是个拖油瓶啊，就像我现在忙的时候，烦极了身边吵闹的小女儿一样。可惜那时候我以为，只要能跟着您，您就可以少做点，我并不知道在家乖乖等着，让您安心做完那些少不了的事情。

说到这，外婆，有件事我得提一下。那年夏天，大中午的，您非要去地里给黄豆禾锄草，我执意要跟您一起下地。太阳是真毒辣，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头皮上灼烧的痛感，您多次催我回家待着，可我犟

得跟驴似的，不愿独自回去。后来您终于回家了，才休息没多久，您又要出去，我当时已经感觉到身体不舒服，就以困了想睡觉为理由没再跟着。到了傍晚您回家时才发现，躺在床上的我已经发高烧，话都说不清楚。我强睁着眼，看着汗水未干的您不停地换着毛巾敷我额头，又到处喊人请郎中。老郎中家离得远，直到半夜才赶来给我打了退烧针，您这才松了口气，吃了口饭。我猜想，那一晚肯定把您急坏了吧，也让您耿耿于怀好多年吧，否则您也不会在后来意识模糊的时候还念叨着此事。

就像我跟女儿说的那样，外婆您给我买过全世界最漂亮的蝴蝶夹子，那银色的蝴蝶上，两个小彩珠做的眼睛，在弹簧片上一闪一闪的，跟真的一样。那是您用卖草药的钱买来的，花了5角5分，我还清楚地记得您那层层包裹着的手绢里只剩7毛钱了。前些年外出采访，我还特意去陈家河找了那家卖蝴蝶夹的店，可惜店已不在，店老板也已过世了。如果能碰到他，外婆，您替我说声感谢吧，感谢他当初少

收您的两毛钱。

我一直想着，等我有能力了，一定要好好保护外婆您，不再让您那么辛苦，只是我没想到那么快就没机会了，我上高中，您刚送我一床深红花牡丹床单，就因上山砍柴摔瘫了，等我放假再看到您时，您已只能坐在简易轮椅上，吃饭喝水都靠人喂，任何事都做不了。那幽暗又清冷的房间，那些无人说话的日子，真不知道您是怎么熬过去的。一向热情、勤劳、坚强的您，不仅一直呵护着盲眼的舅舅，老来时还曾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小舅爹好些年，您肯定不想自己也被人照顾吧，不然也不会每次看到我时，像小孩子一样只顾着对我哭，甚至将头用力撞椅子。那被门前风吹乱的稀疏的灰白发，那挂在眼角不能自持的泪花，那被岁月刮伤了蜡黄的蜡黄面颊，还有那不知被多少日子坐穿了的坐凳……我总想将它们从记忆里剜掉，可怎么都剜不掉。

又到清明了，母亲刚弹来了视频，她正和姨舅们去看你们了。我跟母亲说，替我烧一炷香，替我祝你们在另一个世界里没有病痛，相依相偎。